



甘蔗蜜蜜甜

□陈益

晚饭后闲逛，去黄泥垆浴足消食。刚躺下，服务员就端来一盒包装精美的甘蔗，仔细一瞧，甘蔗已均匀去皮，切成小节，看着白白润润的。拿一个塞进嘴里，牙齿一嚼，蜜汁四溢，味蕾被满血激活，那个甜哟，滋润到全身每一个毛孔，人一下子舒服起来，也清爽了许多。

1

我从小就喜欢吃甘蔗。那时物价便宜，一根粗壮高大的甘蔗只卖1角多钱。记得7岁那年的大年初一上午，我和小伙伴王舜尔、蒋二狗结伴逛街，走到解放桥头时，见一位中年大叔正在卖红甘蔗。

我们围着看了许久，终于瞧中一根最长最壮的，于是凑钱买。我摸出两分，舜尔掏了半天只摸出一分。二狗最得意，因为他轻松掏出来6分钱。我们讲了很多好话，大叔才答应卖大半根甘蔗给我们。

借来砍刀，我们就在大叔身旁划起了甘蔗。按规矩，二狗出资最多，他先来，接着是我和舜尔。划甘蔗需手眼配合，稍不协调，就会划空。二狗骄傲过头，刀刀不准，倒是舜尔，出资最少，反而划得最准，几乎每轮都会划出一大片甘蔗来。到最后，二狗只划到一点甘蔗莠莠。

二狗心里窝火，夹枪带棒对舜尔进

行讥讽，舜尔气不过进行还击，最后竟然赌起砍手。舜尔说：“你娃又歪又横，敢不敢把我这只手砍了吗？”二狗拿起砍刀，说：“老子有啥不敢？”舜尔伸出左手，心想：“你未必敢真的砍？”二狗举起刀，心想：“你有那么傻，刀砍下去不躲吗？”说时迟那时快，只听一声惨叫，舜尔手掌和手腕立马分离，鲜血狂喷一地。我们都吓傻了，卖甘蔗大叔见状，忙拦了一辆板板车，把舜尔抱上车，急急送往医院。临走时让我和二狗赶快回去喊家长。后来，二狗家赔了一头肥猪方才作罢。而舜尔则终生成了“一把手”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划过甘蔗了。

2

时光飞逝，很快上了高一。这一年有两件事让我终生难忘。

中学的校舍在李渡对面，离渠江不远，江边老乡种了延绵数十公里的红甘蔗。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一个高二的同学约我去江边看日落。我们是在学校演讲比赛中认识的，但从未打过交道。那晚在餐厅，当打开她塞给我的小纸条时，小心脏不禁怦怦狂跳起来：“约我一个人？甘蔗地看日落？”经一番思索，我还是去了。她早到了，在甘蔗地边沙滩上铺上旧报纸，我俩刚一坐下，就发现唐老师和几个同学远远朝这边走来。她一下子站起，拉着我的手钻进了甘蔗林深处。她忽闪着—双大眼，先是我问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等一些语文课的问题，然后极认真地问我父母的情况，我如实回答。

“哇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呀！”女孩很开心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：“我们要朋友吧！”我一脸懵懂，不解地问：“要啥子朋友？”“傻瓜，就是……”她说。此刻，我做了一个后悔终生的举动：猛地推开她，转身飞奔而逃。她边呼喊边

追赶。我灵机一动，钻进密密麻麻的甘蔗林。过了很久，天完全黑了，我才从甘蔗地另一头钻出来。

另一件事，发生在放寒假的头一天。万木约我和另一个同学搭乘拉甘蔗的驳船去参观渠县糖厂，说船上的甘蔗随便吃，我禁不住诱惑，于是满口答应。第二天我们登船时，只见满满一船全是甘蔗。万木的二叔是船长，拍了拍我们的肩膀，说：“船上随便玩，甘蔗放开吃，只是要注意安全。”我们爬上船顶，躺在甘蔗堆上吃，风很大，吹得脸颊生痛，于是下到船尾，扒开成捆的甘蔗，铺出一个舒服可躺的位置，神仙般惬意地吃起来。两个多小时航程，我们也吃了两个多小时的甘蔗。下船后，他们有说有笑地去参观糖厂，而我刚走几步，便感觉肚子像灌了铅一样胀沉。万木问：“咋啦？要不要去买药？”另一个同学说：“肯定是甘蔗吃多了。”我摊摊手，无奈地说：“我们先去，我休息一会就来。”他俩走后，我挪动步子，在公路边拦了辆拖拉机，回到宝城我父亲住处。当晚那个难受哟，一晚没睡着，跑了8次卫生间。天亮时，才缓过劲来。

3

后来，我参军入伍。再后来，又考上军校，毕业留校当哲学教员。每次上课，当讲到质量互变规律的“度”时，我总会列举自己亲历的几件事，引来同学们哄堂大笑。

笑过之后，我导入正题，告诫大家：“做任何事都要恰如其分，就像吃甘蔗，刚长出来的甘蔗不能吃，成熟后根部和顶部也不能吃，中间的才更甜、更有味！有些事不能冒险，抱着侥幸心理去押宝，十有八九会输得一塌糊涂；有些便宜不能占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到最后吃亏受罪的还是自己。”

“先生，要不要再来一份甘蔗？”服务员的问话，打断了我的思路。甘蔗，这久违了的甘蔗，它有近乎完美的品格：一生向上，追求光明；正直坦诚，不屈不挠；奉献甘甜，无怨无悔！事实上，人生也是一样的道理——面对风雨应刚直坚挺，面对暑寒应坚韧不屈。斯是如此，我们的人生才会获得甘之如飴的坦荡和快乐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小时候的年味

□唐云

“大人望种田，小孩盼过年。”这句俗语道出了中国人几千年农耕生活的朴素愿望。小时候物质极匮乏，我们孩童最期盼的就是过年。那时，过年意味着能穿上崭新的衣裳和鞋子，能吃到难得一见的美食，还能享受走亲访友的热热闹闹。

年味里，杀年猪、吃杀猪饭是首道风景，更是无法跨越的乡愁。那时的农村，家家户户都养着一头猪，喂的是熟食和猪草。小孩放学后的主要任务便是砍柴、打猪草。猪要喂近一年才能出栏。那时，公社会统一安排屠户到乡村宰杀。轮到杀猪那天，户主把自家的猪赶到屠宰点。三五个壮汉身手敏捷，将猪捆在杀猪凳上。小孩子在一旁，看屠户杀猪，那场面带劲又过瘾。接着是拔毛、剖边口、肢解划肉，一气呵成。剖边口很有讲究，分硬边和软边，软边要上交国家。户主会不断给屠户递烟，盼着刀锋偏向软边些，这样留给自家的硬边肉就多一些。之后，户主把自家的半边猪肉及猪肉内脏背回家，分肉选肉，为灌香肠、腌腊肉作准备。当晚，炒两盘肉丝、两大碗回锅肉，再用小菜和猪血烧一盆汤。请上邻居和亲戚，围一大桌。大人们有说有笑，吃肉喝酒、摆龙门阵。一年难吃几回肉的小孩子，满嘴油腻，在这晚终于解了馋。

杀年猪后，大人揣着钱去赶场，精打细算买年货。红糖、糯米、海带、布料、作料、年画……这些如今寻常之物，那时却是过年才能享用的奢侈品。糯米浸泡后，用石磨推成米浆，沥干做成汤圆粉；条件好些的家庭，还会推魔芋、磨豆腐。有些年货，如红糖，小孩隔三差五偷偷抠一块解馋，待到过年包汤圆，大人才发现少了大半。腊月里，请裁缝师傅上门缝制新衣，子女多且家

境贫寒的人家，难满足人人一套新衣。父母唤一人量体裁衣，未喊到的弟弟妹妹，便滚地大哭大闹，父母哄劝无果，徒增无奈。

到了腊八节、过小年等节点，家家户户的柴火灶上便挂了腊肉香肠，在冬日里泛着油光，菜里的腊味渐浓，年味也愈发醇厚。从这时起，孩子们就扳着指头数日子，盼着除夕和大年。除夕这天，一早吃汤圆，软糯香甜；中午的年夜饭，虽没有现在丰盛，但一家人围坐一起，欢声笑语。放鞭炮、贴春联、贴年画……屋子里充满喜庆。晚上，围着长辈唠家常，特别是下午，大人们踢毽子、跳绳、打牌、打乒乓；孩子们追逐嬉闹、玩游戏，笑声洒满院子。大年初一，开门纳财，祭拜祖先，出门互道“新年好”。这天禁忌多，不吉利的话不说，屋里的水和垃圾也不倒出屋外。初二早晨，吃腊猪脚和面条，暖胃又暖心。吃完早餐，走人户，拜年就开始了。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，早早穿上新衣，像小战士一样等待出发。孩子们最爱走人户，因为能去新地方，有糖果和肉吃，结识了新朋友，还不用做家务。拜年活动到初六初七就结束了，之后大家又回归如常生活，但年味与喜悦却久久萦绕心间。

我记忆中的“年”和“年味”，是灶台边母亲忙团年饭菜散发的烟火和清香，是父亲贴春联时踩凳子的身影，是我们兜里揣着压岁钱奔跑的欢笑。那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虔诚向往，是阖家团圆时灯火可亲的温暖，是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和对故土的怀念，是乡情亲情在岁月里酿成的蜜。如今，物质丰盈如潮水漫过生活，年味却悄然淡去。我想，年味从未消失，只是藏在了我们匆忙的脚步里。

（作者系四川省川东监狱民警）

三只喜鹊

□郑中天

三年前，搬家到江南大道一小区。小区紧邻南山公园，一年四季鸟语花香。新家露台正对长江，虽有几幢高楼遮挡视线，将眼前长江截为四段，好在依然能观江岸风景。

远眺江对岸，天边铁峰山绵延逶迤，近看江堤上枇杷坪绿树环绕层峦叠翠。住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，看山、看水，还能在房前屋后，听画眉在树丛中动听地鸣叫，真是别有一番乐趣。

七八月份的万州，一场大雨后天气凉爽。陪老伴出门散步，见一只大鸟，从南山公园方向飞来，刚好停在我俩旁边的大树上，老伴惊奇地说：“这鸟儿好漂亮，尾巴比身子还长。我们家阳台也曾飞来过一只，真是可爱。”

其实，这鸟我在小区早已见过，为此还专门上网查询，得知它叫红嘴蓝羽长尾鹊，成鸟身长四十多厘米，尾巴就有二十多厘米。身上羽毛颜色丰富，头顶和颈圈的颜色深蓝偏黑，背部为蓝色，腹部是白色，尾巴上的羽毛蓝白相间，颜色极为漂亮。这小家伙，最喜吃昆虫和树上的果子。

突然想起，我家前院空地上栽了一盆无花果，果实已成熟，不如搬到阳台上，勾引它飞来啄食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近距离欣赏它的美丽身姿了。回家后，将那盆无花果搬了出去，仔细一数，果实有二十多个。老伴有些不舍，选了两个鸡蛋大小的红果子摘下来，洗净后边吃边说：“这无花果好甜，培土、施肥、浇水好辛苦，才结出这些果子，让鸟啄食了不划算。”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想看光鲜亮丽的花喜鹊，就要舍得花本钱。”面对我的坚持，老伴妥协了。

第一天，长尾蓝鹊没来光顾。第二天



飞来了一只，停在围栏上四处张望。我忙走到客厅玻璃门前，喜鹊见有人出现，立即飞走了。我知道小家伙还会回来，于是准备好手机，坐在沙发上等待。没过几分钟，它果然又飞来了，还招来一只同伴，直接停在无花果树枝上。我悄悄走过去，没想到，它们立即展翅腾空而去。

这一次等待时间就长了，正当我端起茶杯准备喝水时，那只长尾喜鹊不但飞回来了，还带来两个伙伴。我心中大喜，忙举起手机开始录像。手机屏上，三只喜鹊停在那盆无花果枝杈上，“叽叽喳喳”直叫唤，枝上几个个头较大的果子，被尖喙啄落滚到地上，小家伙跳到地上，对着果子大快朵颐。我手举软了，刚起身就被发现了，它们腾空而起，欢快地鸣叫着飞走了。

推开阳台玻璃门，见被啄落的果子残渣散落一地，正欲拿扫帚清扫，阳台外忽的飞来几只白头翁和水鸭雀，一阵忙碌，很快将一地残渣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我驻足一旁观看，心里乐开了花：“嘿嘿，居然还有免费的清洁工不请自来。”

此时，天边的夕阳映红远山上空的云朵，也映红了我皱纹密布的脸膛。人活到这把年纪，不就图个老来乐，寻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？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